

欧洲法西斯 主义比较

(1922—1982年)

[德国]沃尔夫冈·维佩曼著
宋钟璜 张载扬译

東方出版社

EUROPÄISCHER FASCHISMUS

IM VERGLEICH

(1922—1982)

根据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坎普

出版社1983年初版译出

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1922—1982年）

OUZHOU FAXISIZHUYI BIJIAO

著者/〔德国〕沃尔夫冈·维佩曼

译者/宋钟瑛 张载扬

封面设计/金 朔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7.75 字数/160,000

版次/1992年 6月第1版 1992年 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 2,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 7-5060-0256-6/K·62 定价 3.65元

中译本出版说明

本书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沃尔夫冈·维佩曼的著作。维佩曼教授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历史和现状研究有年，这本《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1922—1982年)》就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在书中叙述了意大利民族法西斯党、德国纳粹党的兴亡和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西班牙、法国的法西斯政党的历史以及英国、芬兰、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典、瑞士、挪威等国较弱小的法西斯运动和派别的情况，并论述了法西斯政权与其他政权的区别。此外，作者还对德国、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在战后出现的新法西斯主义作了叙述和剖析。作者在书中特别对各法西斯主义政权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它们除了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之外，在思想意识、表现形式、目标和政治策略上具有共同之处，从而论述了法西斯主义的一般概念及其所具有的历史印记。作者态度严谨，论述细致，因此本书可供我国学者专家和读者研究和了解欧洲法西斯主义时参考。

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论述法西斯主义的，他谴责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性及其罪行，论述它的衰亡的某种必然性以及警惕蠢蠢欲动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必要性。同时，作者对共产主义缺乏认识，因此书中有些地方的论述是

不妥当或不完整的。比如，作者忽视共产党人对法西斯主义的研究成果，忽视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凶，不能不说这是本书的一大缺点。

本书译者为宋钟璜同志和张载扬同志。宋钟璜同志翻译第1章至第4章第5节及其注释，张载扬同志翻译第4章第6节至第6章及其注释。由于本书翻译中涉及多种外国语言，因此在此特向提供可贵帮助的陈祥超同志（世界历史研究所）、方生同志和林光同志（商务印书馆）和曹其宁同志（外交部）等表示谢意。

1991年7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1章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论概念的意义、历史和问题	6
第2章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	17
第1节 产生和兴起	17
第2节 法西斯主义上台	26
第3节 抵抗运动和法西斯主义的没落	34
第3章 民族社会主义	39
第1节 产生和崛起	39
第2节 “第三帝国”	51
第3节 抵抗运动的成败	69
第4章 具有群众基础的法西斯主义运动	76
第1节 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	76
第2节 霍尔蒂政权和匈牙利的箭十字党人	88
第3节 罗马尼亚的铁卫队	94
第4节 克罗地亚的乌斯塔莎	101
第5节 长枪党和西班牙佛朗西斯主义	107
第6节 法国法西斯主义	121

第 5 章 规模较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法西斯主义 派别和模棱两可的情况	132
第 1 节 划分问题	132
第 2 节 英国	134
第 3 节 芬兰	139
第 4 节 比利时	145
第 5 节 荷兰	151
第 6 节 丹麦、瑞典和瑞士的法西斯主义派别	155
第 7 节 居于派别和叛国党之间的挪威民族统一党	166
第 8 节 模棱两可的情况：斯洛伐克、波兰和葡萄牙	171
第 6 章 结束语：在政治和论战中间的新法西斯主义	182
综 述：欧洲法西斯主义比较	197
注释	208

导 言

1922年10月28日，意大利国王委托墨索里尼组织内阁。一周后，在当时的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了。领导成员卡尔·拉狄克用以下的话评论了墨索里尼在他所谓的“向罗马进军”后所取得的成功：“我不仅把法西斯主义的胜利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武器的一次机械式的胜利，而且我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自世界革命阶段开始以来遭到的最大失败……”拉狄克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提出以下的紧急警告：“如果我们意大利的同志、意大利社会民主党不理解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原因和我们失败的根源，那么，我们将会

经历法西斯主义的长久统治。”①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对此则从一种对形势更加悲观的估计出发说：“我们必须明白在意大利发生的事决不是局部现象。我们将会在其他国家经历也许以其他形式出现的相同的现象，这是必然无疑的。……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整个欧洲中部和中心经历这一或多或少是法西斯主义变革的时期。”②

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富有预见性的预言在11年后得以实现。在德国，希特勒上了台，而在欧洲其他许多国家，成立了力量相当强大的法西斯主义政党。1922年10月28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上台和1933年1月30日德国民族社会主义的上台实际上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遭遇的“巨大失败”。难道一个“或多或少是法西斯主义变革时期”已经真正来到了吗？20年代和30年代的欧洲史可以把“法西斯主义时期”③作为其特点吗？能不能说，在意大利、德国和其他国家表现了“相同的现象”呢？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一方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以及以意、德为榜样的其他政党为另一方之间的共同点是否真正大得足以认为它们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特性？现在能否还坚持像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60年前提出的一种普遍的、不加区别的法西斯主义概念呢？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意大利和德国得以掌权，而在具有同样强大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其他国家里没有成功呢？这原因在于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前提，还是在于非法西斯主义的和反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的战略和策略呢？

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在目前60年的法西斯主义讨论和研

究中引起激烈的辩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此首先要叙述欧洲各个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历史。但其中将不仅指出法西斯主义者的行动，而且也要揭示非法西斯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活动：因为一些法西斯主义政党得以上台，而其他一些法西斯主义政党却未能达到这一目的，这决不只取决于各个法西斯头目的本领及其政党的吸引力，而首先取决于非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力量的政策。欧洲法西斯主义史同时也是一部反法西斯主义史。但只有考虑到存在法西斯政党的各国各自的条件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才能理解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成败。

因此，这些目标就是本书所要探索和叙述的内容。为了达到这些目标，选择了以下安排：

在论述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历史和疑问的第1章里将揭示出，意大利文法西斯（fascio）*联盟一词曾在19世纪被意大利左翼集团和运动所使用，后被墨索里尼的老战士组织和后来的党所接受，而且以后更多地被法西斯的反对者而不是信徒转用于其他非意大利的运动和政权。在概述这一概念的转意时清楚地说明，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一开始就置身于理论和论战之间。直至今日也没有多大改变。许多同时代人总是利用这一概念作为单纯的斗争概念，甚至用作可以替代的咒骂语。史学家们总还争论把非意大利的政党和政权划为法西斯主义是否正当，在意大利法

* 法西斯（fascio）来源于拉丁文 fascis，原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一束棍棒，古罗马高级官员的权标，象征众人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和权力，也象征国家的权威。——译者注

西斯主义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某些差别是否比其共同点更大一些；简而言之，是否能坚持一种普遍的法西斯主义概念。

对于这个问题，只能借助法西斯主义的比较研究才能回答。下面几章就是为此目的而写的。其中首先概述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结构（除运动和政权阶段外，也考虑了“抵抗运动”）。

在第3章内，叙述了民族社会主义史，在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划归法西斯党的那些党中，它是唯一不靠外国帮助而独自取得政权的党。

然后在第4章内，叙述了具有群众基础的或至少一度参政的那些法西斯主义。随后在第5章里，写了那些既未上台、在人民中又得不到明显的支持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其中许多运动勉强作为无足轻重的小党而默默存在。但是，它们的历史却有两方面原因令人感到兴趣和教益。一方面是因为通过与获得较大成就的法西斯主义的鲜明对比，可以看到阻碍其上升为大政党的因素。另一方面这些较小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也值得考虑是因为这些政党同1945年后在欧洲各国产生的那些政党颇有相似之处。这些所谓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将在第6章内加以叙述。这表明欧洲法西斯主义史并没有在1943年或1945年已经结束，但这些所谓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规模和成就（至少直到现在）远未达到在两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所达到的程度。1983年的欧洲在许多方面不是1922年或1933年的欧洲。但历史是否将会以这一种形式或以另一种形式重演，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中能够

学到什么，愿意学到什么。

在综述中，将对这一无疑是关键性的问题进行研讨。在这里力图提出各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同时探究，何种因素促使各个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兴起，何种因素又使之发展困难。在这一概括中，将对法西斯主义的比较研究成果加以综合，正如在第1章里已经叙述的那样，其实，甚至今天，根据欧洲法西斯主义迄今60多年的历史，这些研究成果的综合还只是开始。

以本书来弥补这一研究空白，不是、也不能是我的意图。我的目标比较简单。首先，我是要把欧洲各法西斯主义运动和政权的难以综览的历史文献加以综述。其次，我也试图通过对欧洲各法西斯主义进行比较，解决能否坚持一种普遍的法西斯主义概念这一问题。但是，我非常清楚这一事实，即我的论点和假设带有暂时性，必须通过对法西斯主义史和欧洲各国法西斯主义史的进一步和更详尽的研究来加以检验。

然而，我觉得，现在作出结论，即使是暂时性的结论，也是正当的，有益的。最后，我恳请专业行家和每一位愿意了解欧洲法西斯主义史的史学爱好者给予支持。我认为，为了能理解“最近的过去”和当代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向罗马进军”60年后和希特勒夺权50年后的今天——对欧洲法西斯主义史的充分了解也是必要的。

第 1 章

什么是法西斯主义?论概念的意义、历史和问题

“法西斯主义的名字本身并不说明运动的精神和目的。法西斯是一个社团，一个联盟，法西斯分子是盟员，而法西斯主义可能是秘密结社”。^① 弗里茨·朔特赫费尔1924年用这段话指出一个平淡的、但常常不受重视的事实。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同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概念不一样，在内容上是空洞的。源于拉丁文 *fascis* ——古罗马高级官员的权标——的意大利文社团一词 *fascio* 在19世纪被共和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集团用来想使自己区别于政党。随后在20世纪初，意大利右派也使用了这一象征性的名字。1917年，

意大利国会的右翼联合组成“保卫民族法西斯社团”。后来，1921年以来自称“民族法西斯党”的法西斯主义党就是由1915年成立的“革命行动小组”和1919年由战争参加者组成的墨索里尼的“战斗团”这两个组织产生的。

到这一时期，墨索里尼的新党大多被国内外观察家同其他非意大利组织，诸如在奥地利和德国出现的埃歇利希^{*}组织和义勇团以及一般同在巴伐利亚、匈牙利和俄国的“白色”集团相比拟。列宁还在1922年11月间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分子同沙皇的“黑色百人团”匪帮等同视之。^②但这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家几乎都习惯于把非意大利的反革命运动和政权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③尽管在20年代初，克拉拉·蔡特金、安东尼奥·葛兰西、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其他一些意大利作家警告过勿把所有反民主的和反共的组织都说成是法西斯主义，因为由此会失去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特点^④，但是，后来法西斯主义概念的普遍化恰恰在共产党内的法西斯主义学术讨论中几乎还没有成为问题。但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已把法西斯主义看成仅仅是“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工具”^⑤。由于大家限于就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职能来阐明它的本质，所以，所有有利于资本主义和危害共产主义的政党和政权很快就被看作“法西斯主义的”了。滥用法西斯主义概念导致连社会民主党也被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孪生兄弟”或一翼，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维护议会制

* 格奥尔格·埃歇利希（1870—1941年），保守派政客。1919年成立巴伐利亚民团，任该团团长；1920年起，改名为埃歇利希组织，曾在上西里西亚组织暴动，1929年为巴伐利亚家乡保卫团领导人。——译者注

民主，因而有助于巩固资本主义制度。^⑩后来季米特洛夫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指出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强调“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特征决不能”使我们不去“具体研究和考察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法西斯独裁，在各国和各个阶段的不同形式的特点”^⑪。但是，这一论述却是孤立的，而且没有任何结果。季米特洛夫本人在他详细的报告里只字未提与此相关的划分和区别的问题。讨论季米特洛夫这一报告的许多发言者也没有一个人论述这一问题，即世界各国种种真的或所谓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和政权同赋予名称的意大利体系是否真有共同点。

1945年以后，这一问题在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主义讨论中几乎完全被忽视了^⑫。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和现在谈论的法西斯主义，通常指的是民族社会主义。但迪特里希·艾希霍尔茨和库尔特·戈斯魏勒在1980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研究》论文集的《前言》中强调了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的必要性，为了确认这一说法，他们也提到上面引用过的季米特洛夫一段话^⑬。可是，时至今日，还没有一位民主德国的历史学家用这样一种对比观点撰写的著作。反之，几年来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至少到1969年），尤其在匈牙利却是另一种情形。这里出版了一些有关各种法西斯主义的饶有兴趣的论著。^⑭

如果说，共产主义作家至今对各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异同点的问题研究这么少，那么其原因也在于，除了一些所谓资产阶级研究人员（1928年已发表过《国际法西斯主义》一书^⑮）外，正是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入的研究。但

是，他们提出的很值得深思的意见和建议几乎被遗忘了。像格奥尔格·德克尔那样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在1930年就认为有必要提醒人们，只有“这个有关运动的所有基本特点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相符合时”^⑫才能讲它是法西斯主义。亚历山大·席夫林对欧洲各国法西斯主义的共同起因和特征进行了探索。他对此得出结论，“在某种特殊的民族发展的独有的特性中发现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是不可能的。但是，像共产主义作家那样把法西斯主义一般地归结到“高度资本主义的结构和特殊的发展现象”同样是错误的。在法西斯主义运动产生并勃兴的国家里，其经济和社会状况各不相同，但在政治领域却有共同的特点。在有关的社会里，“战后时期才宣布民主制”。在这个“反革命区域”（席夫林除德国外还列举了意大利、奥地利、芬兰、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西班牙）民主制未能得到巩固。此外，法西斯主义政党对“粗野的中产阶层”得以“在思想上和群众心理上”产生一种特别巨大的吸引力。^⑬

嗣后，阿尔卡迪·古兰德在其1931年发表的《无产阶级行动的今日》一书中较为详细叙述了这一思想。^⑭对于把法西斯主义概念延伸和运用到“任何一种同统治的暴力形式有关的事物上”应持否定态度，因为这样做，就使法西斯主义只能是“表述国家政权实施恐怖行动的极其陈旧的概念”而已。法西斯主义的“特有的新型东西”存在于它产生的时刻。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把它的成功并不归因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产业无产阶级的过多”，而是归因于“过少”。^⑮弗兰茨·博尔肯瑙在这个问题上代表了这一论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只是一种

发展为建立工业资本主义的专政^⑩。古兰德则同他不一样，根本不排除法西斯主义在德国也能取得胜利，虽然它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不同于意大利。在德国和其他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法西斯主义分子虽然不能像在意大利充分利用无产阶级的弱点和广大贫苦农民的消极支持，但他们会在由于经济危机而难以生存、社会地位日益下降的中产阶层那里得到相对的社会基础。^⑪古兰德像布劳恩塔尔、鲍尔、奥尔贝格、南尼、泰代斯库和希法亭等人那样试图对法西斯主义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和资本主义社会职能之间的应力关系用马克思的波拿巴主义理论来予以阐明。^⑫

对“典型的”法西斯主义讨论的短促一瞥表明，法西斯主义概念被马克思主义作者决不只是用作骂人语言和宣传词藻，尽管正是反法西斯者比法西斯分子本身更加积极地争辩这个问题：法西斯主义是否是一种只涉及意大利的独特现象，还是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⑬

但法西斯主义的比较研究的这些起步在1945年后或多或少地被人们所遗忘了。后来，恩斯特·诺尔特大力促使所谓资产阶级的研究也更加努力探索作为普遍现象的法西斯主义的问题。^⑭诺尔特的观点，在这里不作详述，既受热烈欢迎，又受多次批判。^⑮然而，直到今天，主要兴趣或多或少集中在他的对法西斯主义所作的各种定义上，特别在他的“超政治的”定义上（按此，法西斯主义是对“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的先验性的反抗”）以及他关于“法西斯主义时代”的论点上。^⑯诺尔特在法西斯主义比较研究中最先依据的是对法兰西行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分析，后来也